



刘 壙 散 文 精 品



Feature Literature

文学良品

也许是做梦时太过奢侈，
一不小心用完了一辈子的福份，
也许不再有梦，没有幻想，不存侥幸，
无梦的人生给我快乐和享受。

人生无梦也快乐

刘 壙 著

心灵演说家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PDG

目 录

无聊人生·····	(1)
风干的桔子·····	(3)
浮游不定·····	(5)
宇宙孤儿·····	(6)
不安·····	(7)
刹那的成功·····	(10)
周末犹如昨梦·····	(13)
爬上高处·····	(15)
自己的心灵·····	(17)
超然·····	(19)
人世间的情意·····	(21)
生命中的风景·····	(23)
简单的道理·····	(25)
工作与享受·····	(27)
得到的与失去的·····	(29)
人生如幻·····	(31)
无欲则刚·····	(33)
浮生恰如梦幻·····	(35)
人就是人·····	(37)

静思	(39)
生命最宝贵的财富	(41)
影子	(43)
心理的幻觉	(44)
灵魂深处企盼的“爱”	(47)
正确的“错误”	(50)
生命的真相	(52)
季节的风景	(54)
讨个说法	(56)
闹鬼的房子	(58)
寻求自我	(59)
濒死的心情	(61)
随缘	(64)
生命的本质	(67)
慈悲心情	(70)
为什么我们总是愁多乐少？	(74)
拜佛与觉悟	(76)
禅的意境	(79)
思想	(81)
内心的“彼岸”	(83)
保持心境的平和	(85)
流浪汉	(87)
欲望的轮回	(89)
灵与肉的和谐	(90)
领悟	(92)

顺其“自然”	(94)
真理是朴素的	(97)
没有一个个体是独立存在的	(100)
眼见为实	(103)
越过自我的界线	(105)
播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107)
有所为,有所不为	(109)
成长的过程	(111)
人性的光辉	(113)
生命的意义	(115)
富翁之死	(118)
人性黑盒子	(120)
大师卖画	(122)
撞到一生的幸福	(124)
不翼而飞的周记	(126)
异样的光彩	(128)
生命的目标	(130)
把握我们的自性	(132)
台风来的时候	(136)
流星与愿望	(137)
十三号四楼的忧虑	(139)
二十年前的二十九万	(141)
安静	(143)
有意义的折磨	(145)
从人生的最高层出发	(147)

今天的落叶·····	(151)
大象与小木柱·····	(154)
两只红鞋·····	(156)
把机会留给自己·····	(158)
一株行走的草·····	(160)
哑风铃·····	(162)
木筏的故事·····	(164)
转换心灵素质·····	(166)
清扫生命·····	(168)
站在需要你的人身边·····	(171)
为理想造句·····	(175)
“傻瓜”定律·····	(177)
天堂何在·····	(179)
找点时间来梦想·····	(181)
人生加减法·····	(183)
抬头看看人间至美·····	(186)
吃亏成功术·····	(188)
心灵桃花源·····	(191)
一种方法·····	(193)
爱要及时·····	(194)
行善·····	(195)
走进星星的世界·····	(196)
董事长的智慧·····	(198)
太阳语·····	(200)
一根针·····	(203)

未选择的路·····	(205)
希望之手·····	(208)
最佳路径·····	(211)
吃苦不吃亏·····	(213)
一个木匠朋友·····	(216)
小象不能倒下·····	(218)
信念无敌·····	(220)
开放的心·····	(223)
勇气·····	(225)
仅仅是一遍鸡鸣·····	(226)
成功的门槛·····	(228)
失败的故事·····	(231)
寻常苦难·····	(234)
记住那个神态·····	(236)
贝壳·····	(238)
死神也怕咬紧牙关·····	(240)
敢于失败·····	(242)
不败的军旗·····	(245)
兄弟,我们不哭·····	(247)
与命运结伴·····	(249)
严肃,是一种病·····	(251)
百分之百的痛苦·····	(255)
以孩子为师·····	(257)
差别·····	(259)
不要做工作的奴隶·····	(261)

小爬虫的道理.....	(264)
老人与鹰.....	(266)
飞翔的蜘蛛.....	(268)
油锅里的青蛙.....	(270)
富贵不露白.....	(271)
浪人与天使.....	(273)
阴阳眼.....	(275)
外交斗士.....	(277)
人生的拳赛.....	(279)

无聊人生

有时候,在白天或夜晚,不为什么地,你无法让自己安静地做事,或者,只是安静地坐在房间里。

于是,你翻遍电话簿,找到一些朋友或熟人,约他们去某个地方,与他们聊天,与他们打牌……;但是,那些熟悉的笑声与话语与游戏,不能让你安静,仍然坐在那儿,却不断地有离开的冲动;当聚会结束,你感到说过的一切听到的一切,竟然那么无聊。你想你应当一个人独自面对世界,但你无法安静地坐下来;于是,沿着街道,你从城市的东方向西方漫游,又在西方与南方之间徘徊,你觉得你想找寻一些什么,然而又不太知道到底要找寻什么;于是,就这样漂浮着,像水中的失去了根的水草,凋落的花,……

一晃一个星期过去了,
再一晃一生也就过去了。

从前的日记里,你写过很多计划,你想要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而,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一直没有能够去实现那些计划,去做那些事情。

你突然想起一个临终的人,他在断气前对旁边的人说:太遗

憾了,我年青时候一直想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人到处去旅行,但因为工作,一直想着等以后吧,以后吧,没想到现在再也没有以后,我这一辈子究竟做了些什么?

然后,那个人就闭上了眼睛。

风干的桔子

你去了许多城市，见到了许多朋友、亲戚，他们中有的已经熬到了丰硕的中年：妻儿、财富、官位、名誉、等等；有的还在贫困中挣扎，或者碌碌无为；但他们似乎同样地不快乐。

有钱的、没钱的；已婚的、未婚的；丑陋的、美貌的；有名的，没名的；……都各有各不快乐的理由。

到处都有人（你也在其中）排着长长的队列，手里攥着冒汗的纸币，等着购买一个个关于明天的梦想。在奖券购买点，在交易所大厅，在购物中心，……你突然想起曾经排着长长的队列等待公共汽车，等待一张火车票，然后轰隆隆地过了一座座山一条河游进了城市。街上的尘土与你的欲望一同上涨，掩埋了来时的路。

你说总有一天你会如同一只橙色的桔子，被那些几何形状的物体与不断变换的面影榨干所有的液汁，然后被孤零零地扔在城市北面的那所房子里。房子的四周贴满了“老军医治梅毒”、“招洗头女郎”、“传授致富秘诀”……，五花八门，像风情万千的女人，城市每时每刻在改变着自己的形象。满街是欲望的脸，泛红或铁青。喧闹中升天或入地。你的住所渐渐为垃圾所

包围。尘土泛滥。五颜六色的胶袋与易拉罐，随地翻滚。早晨醒来，总是觉得置身于另一个陌生的空间。又一幢高耸入云的大厦遮住了你远望的视线。还有工棚、推土机、搅拌机占领了你的屋前屋后，马路铺了又翻开，翻开了又铺上，岁月流转，你在等待中仰望明天。陈旧的事物将彻底消失。处处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商店的方格里琳琅满目，诱惑你感官的每一寸都盛开如花，广告里的俊男靓女，大报小报的飞扬文字，大街小巷穿梭的忙碌身影，感觉世界是一丰腴的女体。远远地、清晰地向你敞开一切。诱惑你感官的每一毛孔都郁勃如春阳下的花花草草。你必须获得一张进入的门票。你将为此奋斗终生。所有的通道都被打开，所有的退路都被封锁。每个人都是一座座紧闭的城市。每一座紧闭的城市都有无数的梦想。有时无所适从，有时无可奈何，有时如狼似虎，有时气吞山河。重色重味的年代，让你的灵魂停止飞翔，像一朵蜷缩的云泊于低矮的屋顶。微风袭来，你是一只风干的桔子，滚落在城市的一点，没有声响。

浮游不定

逃离者一旦远涉他乡，“家园”便永远地成为一种若隐若现的景象，在生活的颠簸中忽明忽暗，永远不会有确定的形状与质地。他既不属于他正生存着的地方，也不属于他的故乡。一位叫作蒋韵的女作家以我非常喜欢的笔调描绘了这种尴尬的状态：

他想，我们是被放逐的一群人，我们失去了家园……他走进了他的城市的怀抱，满目是乡音，满眼是与他隔绝的家乡的人群。他叫不出名字的一幢幢大厦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城市，淹没了他自幼熟悉的建筑。华灯下，人流如潮，城市的新一代的主人们穿梭而过，个个仪态万千，高贵冷漠，脸上写着占有着这座城市的优越。这时，他的感动消失殆尽，他想，他们多么年轻。他又想，这个城市已经不属于我了。这个城市以日新月异的速度抛掉了我们。

一位远在澳洲的朋友来信说：澳洲不适合于我，但当我回到中国，我发觉我也无法进入现在的中国社会，所以，还是再去澳洲。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背井离乡，“故乡”的形状与质地就越来越稀薄，直至有一天，她会只剩下如烟如缕，浮游不定。

宇宙孤儿

我们孜孜以求的是这个家,我们拼命逃离的也是这个家。

也许,人类的天性就是如此:一方面深深地依恋那哺育了我们的土地,另一方面,又永远为未知的世界所诱惑,永远流动着一种飘向远方的冲动。在某种意义上,所有今天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的人们,都是逃离者。他们的祖先从前栖息在丰腴的河岸,浓密的丛林,那里牛羊成群,遍地野花。在时间的流转中,一个又一个的人,为了各自不同的理由,共同地,把“家”留在身后,跋山涉水,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生根开花。城市也许是我们最后的家园,但是这个家园充满着无家可归的氛围,在这个家园中,愈拥挤就愈显得孤单。人们会时时产生抽身而去的向往,但是,从城市出发,人们还能逃向哪儿?

这一切,恰如人类的精神历程,从神话的心理庇护中出逃,建立了宗教的信仰体系,转而又抛弃了宗教的权威,转向科学与民主,随之而来的,对于科学与民主,又有了无尽的疑虑。现今,人们的困难在于:还有什么值得信赖并赋予生活以意义。

我想到了某篇科幻小说中的一个名词:

宇宙孤儿。

不安

听起来像是笑话却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一辆大卡车停在我们的公寓楼下，跳下几位搬运工人，大摇大摆地上楼，进入某个房间，来来回回，不一会儿便将彩电、冰箱等装满了卡车，一溜烟地开走了。当时包括我在内的三名目击者都以为某户人家正乔迁新居。直到晚上，主人回家，我们才明白，下午的搬运工人不过是一伙盗贼。

这是都市生活的写照。在同一部电梯上上下下许多年，只记得模糊的五官与身形，其他的一切只是陌生的空白。那一道道黑色的防盗网是城市公寓特有的标志，一群群不同的人将自己囚禁在小小的天地，谨慎地拒绝了所有的进入。有时，在午夜，一个人躺在一幢公寓的某一间房内，偶尔听到门外夜归者的脚步声，感到的不仅是张爱玲说的那种“古墓中的荒凉”，更是陌生的恐惧，弥漫在每一个角落。

格奥尔·西美尔曾说：“大城市的人际关系明显地表现在眼的活动大大超过耳的活动，……在汽车、火车、电车得到发展的19世纪以前，人们是不能相视数十分钟，甚至数小时而不攀谈的”。其实，何止数小时，在长途火车上人们可以相视数天而能

视而不见。假如一个地道的乡下人聚然走进城市，他最初的惊奇很可能是，他在几分钟内看到了他在乡村一辈子都无法看到的陌生人；而更让他惊奇的是，那么多的陌生人那么近地挨在一起，却不打任何招呼。许多城市人每天都要坐几次公共汽车，却不曾听说有谁在公共汽车上认识了别人。一位朋友曾在公共汽车上给一美妇人让座，那美妇人下车后与他搭腔，这使那位朋友兴奋了三个月有余，并成为一则浪漫故事流转。这是都市人眼中的“浪漫”。在熙熙攘攘的拥挤的人群中，有的只是单调的陌生，正如恩格斯犀利的观察：“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走过，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只在一点上建立了一种默契，就是行人必须在人行道上靠右边行走，以免阻碍迎面走来的人，谁对谁连看一眼也没有想到，所有这些人越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漠，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使人难堪，愈是可怕。”

城市中多的是熟悉的陌生人。很容易地，我们在各种场合接受别人的名片，乃至谈话。谁不曾有过几本厚厚的名片簿？又有谁能清晰地记起那些容颜？还有很多陌生的熟人，情形如同一出荒诞剧：两个陌生人邂逅，随意聊起来，发现两人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再聊下去，竟发现两人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同一个街区，聊到最后，才知道：两人生活在同一幢公寓，同一个单元，而且还睡在同一张床上。他们是夫妻。现代人的焦虑大多来自于心灵交流的缺失，在“自由”、“个性”的名义下，每一个人成为紧闭的城堡。各种交易的原则操纵着各个个人面具的变幻。更令人惊颤的是，揽镜自照，照见一个陌生的自己。忙碌的生活剥蚀了我们的血肉，不知如何安自己的心？

“城市的面貌变化得比一个凡人的心还要快。”每天迎着太阳,面对的总是陌生的面影。走在城市的大街,每一个都是陌生人,每一个人都在想:这是在异乡。

刹那的成功

电视新闻报道：一位迦沙地带的贫穷青年，中了一张彩票，获得 200 万美元的巨奖，刹那之间成为大富豪。一本消闲杂志上刊着一篇人物专访，被采访者是年仅 19 岁的歌星，收入已达 1700 万港元。她说，很偶然地被唱片公司看中，没想到一下子就红了起来。

类似的故事缀满城市的天空，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怀着希望与梦想。在典型的乡村社会，你拥有固定的角色，常常永无改变的机会，你很容易看到你自己未来的一切，乃至你的一生；不论怎样努力，都只能是这样平静而安稳地渡过。然而，城市是活泼的，是流动不息的。一切都成为可能，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灰姑娘遇到王子，在城市中不是童话，而是现实。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城市中的捡垃圾老头捡了巨款或金银首饰之类。这也许不是真事，却具有隐喻性，隐喻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暗藏着“机遇”，等待着每一个野心家去发掘。城市的胸怀是敞开的，不论你贫穷还是富有，丑陋还是美丽，高学历还是低学历，她都以一样喧哗的激情接纳你的每一种野心与欲望；同时向你展示无限的可能性。